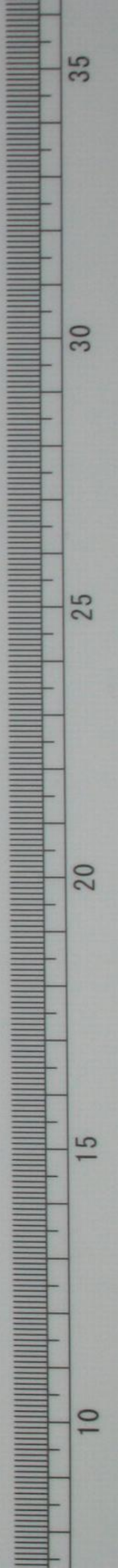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42
22

42



30-22

文庫 17
W142
22



杜詩論文四十九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代宗大曆三年春夏江陵

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

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寇史籍枝派羅源津在今
最磊落巧偽莫敢親介立實吾弟濟時肯殺身物白諱受
玷行高無汙真得罪永秦末放之五溪濱鸞鳳有鍛翮先

杜詩論文

江陵四十九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吳興祚伯成氏寄

D10185187131

儒會抱麟。雷霆霹長松。骨大却生筋。一失不足傷。念子孰
自珍。泊舟楚宮岸。戀闕浩酸辛。除名配清江。厥土巫峽鄰。
登陸將首途。筆札枉所申。歸朝踣病肺。敘舊思重陳。春風
洪濤壯。谷轉頗彌旬。我能汎中流。塘突鼉獺噴。長年已省
施。慰此貞良臣。

唐與杜皆出陶唐之後。族已盛而多人矣。聖賢冠于
史籍。頂陶唐。枝派羅于源津。頂盛族。但族雖磊落。巧
偽者多。莫敢與之親近也。一段序世譜。其中介然獨
立者惟子耳。故肯殺身以濟世。然物白而易玷。固不

足諱。行高而不汙。亦何能累乎。乃永泰年間。得罪放
棄于此。可惜也。然鸞鳳有時鍛翮。先聖曾為泣麟。遭
遇使然。又何足恨。譬之雷霆長松。益見其筋骨矣。又
言子雖一失不足傷。念子直道被禍。孰為珍重耶。一
段唐之來。今泊舟楚岸。心猶戀主。蓋除名配于清江。
其地與巫峽鄰近。將從此登陸而為首途。庶不枉勞
筆札耳。一段唐之去。我將歸朝。而肺病暫止。與子再
欲叙舊。但春風一至。則洪濤谷轉。我且汎中流。凌鼉
獺而行矣。適因長年已理舟楫。乘此歸朝。敬先寄此。

慰我貞良云爾一段自序

泊松滋江亭

紗帽隨鷗鳥。扁舟繫此亭。江湖深更白。松竹遠還青。一柱全應近。高唐莫再經。今宵南極外。甘作老人星。

紗帽久隨鷗鳥。扁舟飄泊。又泊此亭乎。點題。俯視則江湖深而更白。遙望則松竹遠而猶青也。久聞一柱而未到。今應近矣。留滯高唐而已。厭莫再來也。點松滋。然總在南方。亦甘作南極之老人星而已。

行次古城店泛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府諸公

老年常道路。遲日復山川。白屋花開裏。孤城麥秀邊。濟江元自濶。下水不縈牽。風蝶勤依漿。春鷗懶避船。王門高德業。時陽城郡王衛伯玉為江陵節度使幕府盛材賢。行色兼多病。蒼茫汎愛前。

老年常在道路。春日而復至此山川。耶白屋已在花間。孤城又當麥秀。二句古城店。濟江原知其濶。下水自不勞牽。但見風蝶逢春。數來近漿。輕鷗見慣。不復避船。四句泛江。王門之德業既高。幕府之才賢復盛。而行色初至。多病又深。蒼茫而前。一無依籍。何以待。

我乎四句呈江陵幕府諸公

乘雨入行軍六弟宅

曙角凌雲罷春城帶雨長水花分塹弱巢燕得泥忙令弟
雄軍佐凡材汚省郎萍漂忍流涕衰颯近中堂

聽曙角而方罷時方曉也望春城而雨中欲入城也
近舟則水花在塹而猶弱巢燕啣泥而甚忙春時也
四句尚在舟中因憶令弟為軍佐之雄我則虛省郎
之授故于漂泊之中忍淚扶老而入中堂耳後四句
入六弟宅

上巳日徐司錄林園宴集

鬢毛垂領白花藥亞枝紅欹倒衰年廢招尋令節同薄衣
臨積水吹面受和風有喜畱攀桂無勞問轉蓬

哀鬢髮之已白見花藥之又紅上巳日也欹倒而衰
年已廢頂鬢毛句招尋而令節相同頂花藥句園林
宴集也臨水已更春服吹面非復寒風上巳園林之
景也既有宴集方喜攀桂之畱不必問轉蓬之苦矣

宴胡侍御書堂

李尚書之芳鄭秘
監審同集歸字韻

江湖春欲暮牆宇日猶微閣閣書籍滿輕輕花絮飛翰林

上詩論

江陵四十九

名有素墨客興無違○今夜文星聚○吾儕醉不歸○

江湖春暮春將去矣。墻宇日少日已落矣。日落故書籍亦暗。春去故花絮轉飛也。胡侍御則翰林之名素著。李鄭諸公則墨客之興無違。今夜文星聚集。吾儕不醉豈歸乎。書籍翰林文星墨客點書堂。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絕句

湖上林風相與清○殘樽下馬復同傾○久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

承上首飲已竟矣。止因湖上林風之清。故殘樽尚在。

邀君下馬而又飲也。久拚雙鬢之白。老何足言。直至鄰雞之鳴。方始散耳。

江南逢李龜年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崔九即殿中監崔係中書令從之弟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昔于岐王宅裡尋常相見。又于崔九堂前幾度聞歌。當時聲價如此。此何地乎。風景雖佳。往事不堪重省矣。乃于此又逢君耶。四句極其婉麗。而追前想後。無限淒涼。竟未說出。而思之黯然而也。

南征

春岸桃花水。雲帆楓樹林。偷生長避地。適遠更需襟。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

春岸而漲桃花水。雲帆而泊楓樹林。蓋以偷生故長為避地。適遠更覺傷神也。下接偷生二句。不堪老病。又作征南之計。回首君恩。惟餘北望之心耳。夫百年之中。徒悲歌自苦。而知之者誰哉。

地隅

江漢山重阻。風雲地一隅。年年非故物。處處是窮途。喪亂

秦公子悲涼楚大夫。平生心已折。行路日荒蕪。

僻居江漢。而山為重阻。天下風塵。而地在一隅。甚偏隘也。年復一年。已非故物。所到之處。皆是窮途。如之何哉。故飽經喪亂。如秦川之王粲。意多悲涼。如楚國之屈原。兩人皆荆州事。平生壯心。今已銷折。故行路日覺其荒涼矣。見處處窮途也。

歸夢

道路時通塞。江山日寂寥。偷生惟一老。伐叛已三朝。雨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遙。夢歸歸未得。不用楚辭招。

道路時為通塞。而江山日覺寂寥矣。江漢偷生。惟此一老。于戈未定。業已三朝。此夢歸之由也。雨急而此地之青楓已暮。雲淡而長安之黑水甚遙。思歸故成夢也。然夢歸而歸仍未得。又何用楚詞以招魂乎。

奉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史丈之任

星折台衡地。曾為人所憐。公侯終必復。經術竟相傳。食德見從事。克家何妙年。一毛生鳳穴。三尺獻龍泉。赤壁浮春暮。姑蘇落海邊。客間頭最白。惆悵此離筵。

星折台衡之地。曾為人之所憐。長史之父也。然公侯

終所必復。吾見其經術相傳矣。所以食舊德者。既有長史。克厥家者。正在妙年。故才有鳳毛。利如龍泉。無往而不可也。一段序。李。今春暮而在赤壁。且往姑蘇。至海邊矣。客中最老者我也。故離筵而更多惆悵耳。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

自古求忠孝。名家信有之。吾賢富才術。此道未磷緇。王府標孤映。霜蹄去不疑。激揚音韻徹。籍甚眾多推。潘陸應同調。孫吳亦異時。北宸徵事業。南紀赴恩私。卿月昇金掌。玉春度玉墀。薰風行應律。湛露即歌詩。天意高難問。人情老

易悲樽前江漢濶後會且深期

自古求忠孝之士必于名家而少卿則名家之賢也。故才術既富而道未磷緇耳。其人品如玉府之孤標。其才調如霜蹄之俊邁。其詩句激揚則音韻清徹。其聲名籍甚則衆人所推。其文章與潘陸為同調。其武畧又孫吳之後身。一段贊馬少卿。今則朝廷徵其事。業南國赴其恩私。今去如卿月而升于金掌之上。到則王春而步于玉墀之間。于是和氣既洽。湛恩復深。矣。六句恩命追赴闕下。我則到處漂流。天意既不可

問而衰年惆悵。人情至老多悲。是以尊前而對江漢。又期後會之何處耶。四句送。

暮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泛舟得過字

海內文章伯。湖邊意緒多。玉樽移晚興。桂楫帶酣歌。春日繁魚鳥。江天足芰荷。莊賓客地。衰白遠來過。

海內之詞伯。尚書中丞也。而有江湖之逸興。故為泛舟也。晚興而移玉尊。酣歌而上桂楫。二句泛舟。泛舟而喜魚鳥甚繁。芰荷已出。二句點暮春湖亭。此乃鄭莊賓客之地。衰白亦得遠游耶。點鄭監。

蠶穀行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盡耕田蠶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穀女絲行復歌。

天下萬城無非甲兵。則無有寧宇。亦無有蠶穀可知矣。安得甲兵既銷。鑄作農器。而普天荒田。皆得耕種哉。兩句穀田既耕種。則蠶亦成矣。農桑原非兩事也。只三字蠶。若是烈士可以收淚。而天下無不行歌矣。何日可得耶。

三絕句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群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前年渝州既亂。今年開州亦然。羣盜相隨者。渝州未已而開州也。其惡甚于虎狼。虎狼不過食人。而盜并奪其妻子也。肯留者。不盡殺而肯留。已極為仁厚矣。正澁者盜賊之惡也。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殘一人出駱谷。自說二女鬻臂時。回頭却向秦雲哭。

接上言。即就同入蜀之二十一家言之。惟餘一人歸耳。即此一人。亦有妻子。而二女被奪。嚙臂相別之時。至今言及。無不痛哭也。一人如此。二十一家何如哉。一方之人。又何如哉。

殿前兵馬皆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接上言。不特盜賊也。即殿前兵馬奉命鎮蜀者。亦與盜賊無異。聞其殺人于漢水之上。食人同也。婦女多在軍中。留妻子同也。民何以得生。天下何以得平哉。

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雨後同諸公及舍弟宴書齋。渥洼汗血種。天上麒麟兒。才士得神秀。書齋聞爾為。棗花晴雨好。綵服暮春宜。朋酒日歡會。老夫今始知。

渥洼汗血種。舍弟也。天上麒麟兒。宋少卿與諸公也。才士而得秀異之朋。其喜可知。故聞其書齋開宴矣。棗花而晴雨俱好。舍弟也。彩服而暮春甚宜。點暮春也。夫朋酒歡會如此。而老夫始知。竟不得與耶。以戲語美語結。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泛鄭監。

前湖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錦席淹留還出浦。葛巾欹側未廻船。樽當霞綺輕初散。棹拂荷珠碎却圓。不但習池歸酌。君看鄭谷去資緣。

郊扉而去俗既遠。故長幽寂也。野水而春流方漲。故相接連也。二句湖錦席淹留既已久矣。而還為出浦。葛巾欹側業已醉矣。而未肯廻船。但見當尊前者輕霧初散。拂舟棹者荷珠尚圓。四句泛湖不但前日尚書為習池之游。歸已酌。今日鄭谷之泛。不更樂耶。

點還重泛并秘監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肅宗昔在靈武城。指揮猛將收咸京。向公泣血灑行殿。佐佑卿相乾坤平。逆冥冥隨烟燼。卿家兄弟功名震麒麟。閣畫鴻鴈行。紫極出入黃金印。尚書勲業高千古。雄鎮荆州繼吾祖。裁縫雲霧成御衣。拜跪題封賀端午。向卿將命寸心赤。青山落日江湖白。卿到朝廷說老翁。漂零已是滄浪客。

肅宗昔在靈武。今諸將收京之日。向公曾泣血行殿。

共定太平。此時安史既滅。而卿家功名震于一時。于是麟閣標名于弟兄。佩印出入于紫極。不亦盛哉。八句。序向家世。今尚書衛伯玉也。勲業既高。雄鎮荊州。有如杜預。而裁縫御衣。進賀端午。四句。進御衣。故向卿將命遠行。而跋涉于江山。落照之間也。卿到朝廷。有問及我者。為言飄零而遠客滄洲。不復返矣。四句。送別。

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探韻得深字

載酒楊雄宅。升堂子賤琴。不堪垂老鬢。還對欲分襟。天地

西江遠。星辰北斗。淡烏臺。俯麟閣。長夏白頭吟。

長寧。縣名。楊長寧。縣令也。醉酒在楊雄之宅。點楊宅。升堂有子賤之琴。點長寧令。不堪垂老之鬢。又對此。欲分之襟。二句。送天地之內。則西江已遠。湖南也。星辰之上。則北極為遙。入京也。烏臺。點侍御麟閣。正字。末句。找出夏日。

附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

愛客尚書重之官宅相賢。酒香傾坐側。帆影駐江邊。之芳。翟表郎官瑞。鳧看令宰仙。雨稀雲葉斷。夜久燭

花偏甫數語敬紗帽高文擲綵牋之芳興饒行處樂離
惜醉中眠或單父常多暇河陽實少年甫客居逢自出
為別幾淒然之芳

愛客而屈尚書之重。李尚書也。之官而有宅相之賢。
宇文石首尚書之甥也。酒香而傾坐側。帆影尚駐江
邊。送行也。翟表郎官之瑞。鳧看令宰之仙。石首縣令
也。雨稀而雲斷。夜久而燭燼。交頭接語而紗帽相敬。
拈紙賦詩而綵牋逢擲。四句寫筵中事。雖行樂之處。
逸興正高。然離別之懷。醉眠獨歎矣。二句送行之情。

况單多父暇。河陽少年為治有餘。而後進難量。但客
居之中。而送我所自出。不禁妻其耳。聯句詩。章法一
絲不亂。可以為法。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

衰年正苦病侵陵。首夏何須氣鬱蒸。大水淼茫炎海接。奇
峰硤兀火雲升。恩霑道暘黃梅雨。敢望宮恩玉井冰。不是
尚書期不顧。山陰夜雪興難乘。

衰年苦病。而首夏已鬱蒸矣。大水浩茫。而實接炎海。
雲峯突兀。而實為火雲。惟望梅雨解暘。敢望宮水特

賜乎六句多病執熱豈不赴尚書之期但非山陰夜雪不能乘輿而來耳末二句懷李尚書

水宿遣興奉呈群公

魯鈍仍多病。逢迎遠復迷。耳聾須畫字。髮短不勝篔簹。澤國雖勤雨。炎天竟淺泥。小江還積浪。弱纜且長堤。歸路非關北。行舟却向西。暮年漂泊恨。今夕亂離啼。童稚頻書札。盤飧詎糝藜。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難齊。高枕翻星月。嚴城疊鼓鞞。風號聞虎豹。水宿伴鳧鷖。異縣驚虛往。同人惜解攜。蹉跎長汎鷁。展轉屢聞雞。巖巖瑚瑾器。陰陰桃李蹊。餘波

期救涸費日苦輕。齊杖策門闌。遠肩輿羽翮。低自傷甘賤。役誰愍。強幽棲。巨海能無釣。浮雲亦有梯。勲庸思樹立。語默可端倪。贈粟困應指。登橋柱必題。丹心老未折。時訪武陵溪。

性既魯鈍。病復纏綿。即欲逢迎。道遠多迷也。况耳聾更須畫字。髮短不勝簪梳乎。四句總起澤國地卑。雖為多雨。炎天時熱。尚無淺泥。小江而多積浪。蓋因多雨。弱纜而繫長堤。故見淺泥也。四句水宿歸路正在北方。乃反往西者。既恨漂泊于暮年。亦因亂離而遷。

徒耳。童稚之交。每往招邀。而盤餐之惠。不止藜藿。然
 意北而西。此行我亦不解。真物理自然。莫能自主也。
 八句遣興。高枕而看月影之翻。嚴城而聽鼓鞀之動。
 况風聲如虎豹。水宿如鳧鷖乎。四句水宿。異縣既為
 虛往。江陵也。同人惜已分攜。峽中諸友也。歲月蹉跎。
 長在舟次。寢寐展轉。空愧聞雞矣。今至此地。諸公皆
 瑚璉之器。門下多桃李之蹊。西江之餘波。望其救涸。
 道路之費日。不妨輕賁也。我若杖策而前。則門庭深
 邃。欲肩輿而至。則扶持無人。故賤役自甘。不能輕造。

而幽棲勉強。誰能憫念乎。又言巨海亦能釣鰲。青雲
 亦可自致。雖他日之勲庸。尚思樹立。而人情之叵測。
 莫可端倪。子能贈粟。當如魯肅之指囷。我之此去。還
 如司馬之題柱也。是以丹心猶在。老而益堅。則我不
 能來者。子能來訪我乎。一段是奉呈羣公。

遣悶

地濶平沙岸。舟虛小洞房。使塵來驛道。城日避烏樞。暑雨
 留蒸溼。江風借夕涼。行雲星隱見。疊浪月光芒。螢鑿綠帷
 徹。蛛絲罨鬢長。哀箏猶凭几。鳴笛竟霑裳。倚著如秦贅。過

逢類楚狂氣衝看劍匣。穎脫撫錐囊。妖孽關東臭。兵戈隴
右瘡。時清疑武略。世亂踣文場。餘力浮于海。端憂問彼蒼。
百年從萬事故。國耿難忘。

地濶乃平沙岸。舟虛如小洞房。舟在岸邊見使來而
塵飛驛道。舟在城下見日落而如避烏檣也。四句初
泊舟傍晚之景。下六句夜景。暑雨故日落而蒸濕尚
雷江中故向夕而涼風已至。又見雲行故星隱而復
見。浪疊故月照而有光。螢火過而緣帷珠絲垂而胃
鬢故為聽哀箏。固猶未臥。忽聞鳴笛。不覺沾裳矣。一

段寫景。依人如秦贅。不能自主。遇世如楚狂。無人知
我。故劍氣猶雄。處囊無術。蓋因關東寇亂。隴右瘡痍。
昔時清而疑武畧之迂。今世亂而歎文場之踣矣。一
段寫懷。所云悶也。今之此來。餘力欲浮于海。殷憂且
問之天。百年聽其碌碌。但故國未能忘情耳。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官賦七

字句同作

樓上炎天水雪生。高飛燕雀賀新成。碧窗宿霧濛濛溼。朱
拱浮雲細細輕。杖鉞寒帷瞻具美。投壺散帙有餘清。自公

多暇延參佐。江漢風流萬古情。

接上言。值炎天而如水。雪生者以樓高也。故高飛之。燕雀相賀矣。下二句接樓上。碧窗之上。而霧濕朱拱之間。而雲生。皆寫其高。下二句節度郡王在鎮。而杖鉞專征。舉帷問俗。已瞻其備美。登樓而投壺雅歌。散帙讀書。益餘清風矣。所以自公多暇。以延參佐共宴。而江漢風流故事。不可傳萬古乎。

又作此奉衛王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岳散江湖。二儀清濁還高下。三

伏炎蒸定有無。推轂幾年惟鎮靜。曳裾終日盛文儒。白頭授簡焉能賦。愧似相如為大夫。

城之西北。新樓既成。足以雄冠楚都矣。遠望。但見山岳開列。江湖四散。而江山風景。盡入樓中。是以目前豁達。天地之高下。始分。高處生涼。三伏之炎蒸。盡失也。三句寫樓上之景。推轂幾年。一惟鎮靜。故兵民相安。乃得曳裾終日。盛延文儒。而賦詩酬倡也。但我授簡而不能賦。有愧相如耳。

簡而不前。翅有對。林破耳。

○史氏物史。蘇林日。盛英文。謝而翅。青隨。卧。出。吟。其。對。

○此。三。不。喜。對。上。之。景。林。薄。幾。平。一。對。應。精。對。其。又。林。

○掃。表。天。此。之。高。不。欲。入。高。鼓。主。京。三。對。之。炎。蒸。盡。夫。

○岳。開。既。云。薄。四。帶。而。五。山。風。景。盡。入。對。中。長。以。目。前。

○姓。之。西。非。薄。對。到。氣。且。以。對。讀。裝。淋。矣。盡。望。對。見。山。

對簡無前翅。野心林破耳大夫

杜詩論文五十

杜詩論文五十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代宗大曆三年秋江陵

江陵望幸

雄都元壯麗望幸歛威神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風煙
含粵鳥舟楫控吳人未枉周王駕終期漢武巡甲兵分聖
旨居守付宗臣早發雲臺仗恩波起涸鱗

杜詩論

江陵五十

江陵上元初改為南都故望幸也江陵原為雄壯今因望幸歛添氣色耳地利則相通巴蜀西也天文則拱照秦關北也風烟則可通粵鳥南也舟楫則控制吳人東也六句江陵今雖未枉周王之駕終期漢武之巡所以甲兵分鎮出自聖旨居守重任特簡宗臣也故望其早發車駕而恩波所暨涸鱗待之久矣六句望幸

虢國夫人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澹顏色淡

掃蛾眉朝至尊

中唐張祜作四句平直無可解者悞入杜集詳見論事

江邊星月二首

驟雨清秋夜金波耿玉繩天河元自白江浦向來澄映物連珠斷綠空一鏡升餘光憶更漏况乃露華凝

驟雨在清秋之夜驟雨故易過雨過則氣清而星月益朗反襯法也故金波蕩漾玉繩見矣金波江邊也仰觀而見天河之白遠望而見江浦之澄初而疎星

落落映物如珠未幾長空皎皎月升如鏡矣先有星
河而後有月望後之月也餘光殘月之光一鏡猶未
大缺也望後月出因憶更漏幾何乃衣上露凝夜已
深矣

江月辭風纜江星別霧船雞鳴還曙色鷺浴自晴川歷歷
竟誰種悠悠何處圓客愁殊未已他夕始相鮮

前首月出此首月落舟中而見月辭星別天將旦也
故雞既鳴而曙色生鷺出浴而晴川曉矣因言歷歷
天星不知誰種一句星悠悠道路何處仍見其圓乎

一句月蓋客途未已即他日重見之而愁懷如故耳

舟月對驛近寺

更深不假燭月朗自明船金刹青楓外朱樓白水邊城烏
啼眇眇野鷺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鉤簾獨未眠

更深而不假燭者以月朗而船中自明也故遠望而
金刹在青楓之外近寺也朱樓在白水之邊對驛也
寺則近城故聽烏啼眇眇驛既近水故見鷺宿娟娟
眇眇遠而娟娟白也六句月下之景皓首江湖之客
而鉤簾尚未眠乎二句看月之人

舟中

風餐江柳下雨。驛樓邊。結纜排魚網。連檣並米船。今朝雲細薄。昨夜月清圓。飄泊南庭老。祇應學水仙。

風而餐于江柳下雨而宿于驛樓邊其勞苦可知乃目前所見則結纜成排者漁網耳連檣相並者米船耳今朝之雲細薄風雨過也因憶昨夜之月清圓不可得矣接上三首也飄泊南庭之老日曰水上豈其學水仙乎

秋日荆南述懷三十韻

昔承推獎分。媿匪挺生材。遲暮宮臣忝。艱危衰職陪。揚鑣隨日馭。折檻出雲臺。罪戾寬猶活。干戈塞未開。星霜玄鳥變。身世白駒催。伏枕因超忽。扁舟任往來。九鑽巴嶼火。三蠶楚祠雷。望帝傳應實。昭王問不迴。蛟螭深作橫。豺虎亂雄猜。素業行已矣。浮名安在哉。琴鳥曲怨憤。庭鶴舞摧頽。秋水漫湘竹。陰風過嶺梅。苦搖求食尾。常曝報恩腮。結舌防讒柄。探湯有禍胎。蒼茫步兵哭。展轉仲宣哀。飢籍家家米。籍人愁微處處杯。休為貧士歎。任受眾人咍。得喪初難識。榮枯劃易該。差池分組。昆合沓起蒿萊。不必伊周地。皆

登屈宋才漢庭和異域晉史拆中台霸業尋常體宗臣忌
諱災群公紛戮力聖慮宵徘徊數見銘鐘鼎真宜法斗魁
願聞鋒鏑鑄莫使棟梁摧盤石圭多剪凶門轂少推垂旒
資穆穆祝網但恢恢赤雀翻然至黃龍不假媒賢非夢傳
野隱類盤顏坏自古江湖客冥心若死灰

昔承推獎自愧匪才房瑄薦也遲暮之年而拜官臣
艱危之中而陪衮職行在拜拾遺也揚鑣而隨日馭
危從還京也拆檻而出雲臺建言論華州也一段序
在朝事雖罪戾蒙恩而不死承上但干戈阻塞而難

歸起下是以星霜屢變歲月幾何伏枕而看過隙扁
舟一任浮萍也故在蜀九季而火已九鑽在楚三年
而雷更三蟄在蜀而知望帝在楚而弔昭王為時久
矣乃蛟螭豺虎橫亂未已也因歎素志則亦已矣浮
名亦安在哉一段序蜀楚事故彈琴而寫怨如舞鶴
之摧頽今在荆南但見秋水漫於瀟湘陰風來於梅
嶺况求食為難而乞憐搖尾報德無地而點額龍門
指摧獎事也惟有結舌防讒探湯懼禍而窮途欲哭
登樓自哀而已故飢而家家借米愁而處處啣杯不

足自歎。能不為衆人所笑乎。一段序近事。然得喪之
 理。本為難識。榮枯之分。亦頃刻耳。苟得其時。匪材亦
 堪進用。豈必台衡盡屈。宋哉。今漢庭近議和親。台星
 既已中拆。屈體以圖霸事。亦尋常頂和親。無奈天變
 不足畏。朝臣多忌諱耳。頂中台一段時事。倘群公戮
 力。天子軫憂。為將者功銘鐘鼎。為相者法執斗魁。則
 鋒鏑全銷。棟梁不壞。已固磐石之宗。何必屢求推轂
 之將乎。行見天子穆穆。王仁恢恢。赤雀來。黃龍至。太
 平立致矣。一段願望之詞。下自歎。但愧非傅野之賢。
 已類鑿環而遁。從來江湖之客。心若死灰。不復問天
 下事矣。

江漢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
 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

江漢之間。思歸之客。乃乾坤之內。一老儒耳。亦聽其
 漂泊而已。故望片雲而與天共遠。坐永夜而與月同
 孤耳。頂江漢句。然落日長途。此心猶壯。秋風初起。肺
 病已蘇。則古云老馬者。亦取其智也。豈欲其致遠哉。

則老儒或可用耳。

遠遊

江濶浮高棟。雲長出斷山。塵沙運越嶠。風雨暗荆蠻。鴈矯
衙蘆內。猿啼失木間。敞裘蘇季子。歷國未知還。

高閣臨於江上。影浮梁棟。長雲亘于天外。勢若斷山。彼雲山一帶。則烟塵直通嶺表。此江閣之間。則風雨久暗荆蠻。何可久耶。然鴈矯翼而啣蘆。亦思遠去。奈窮猿號于失木。未免顛連。是以敞裘季子。歷國而未還也。

折檻行

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青襟胄子困泥塗。白
馬將軍若雷電。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
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

唐太宗開瀛洲。以房魏等為學士。豈不盛哉。而今時不可及矣。蓋以士子困辱。諸將橫行。非修文偃武之時耳。况千載以下。無朱雲者。雖折檻空存。而直言豈可得進乎。然先皇能容直臣。朝廷如有闕失。苟婁公不語。則宋公語矣。豈若今之鉗結哉。此詩為裴冕魚

朝恩而作。詳見論事。

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薛尚書頌德敘

懷裴然之作三十韻

南征為客久。西候別君初。歲滿歸鳧鳥。秋來把鴈書。荆門
 留美化。姜被就離居。聞道和親入。垂名報國餘。連枝不日
 並。八座幾時除。往者星孛。恭惟漢網疎。風塵相瀕洞天
 地。一丘墟殿瓦。鴛鴦圻宮簾。翡翠虛鉤陳。摧微道槍壘。失
 儲胥。文物陪巡狩。親賢並拮据。公時呵豺豸。首唱却鯨魚。
 勢。愜宗蕭相材。非一范睢。秦拜范睢為客卿。卒聽其謀。使
 五大夫縮代魏。拔懷其相。秦也。

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又以其謀縱反。問于趙。趙以馬屍
 服于代。廉頗大破趙于長平。皆范雎之謀。故以此諸將

填太行道。血走浚儀渠。溢口師仍會。函關憤已據。紫微臨

大角。皇極正乘輿。賞從頻哦冕。殊私再直廬。公舊執金吾
 新授羽林前

後二將軍。豈惟高衛霍。曾是接應徐。降集翻翔鳳。追攀絕眾狙。

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鑿澈勞懸鏡。荒蕪已荷鋤。嚮來

披述作。石首處見公
 新文二卷。重此憶吹噓。白髮甘彫喪。青雲亦卷

舒。經綸功不朽。跋涉體何如。公頃奉使和
 吐番已見上。應訝鮑湖橘。常

餐占野蔬。十年嬰藥餌。萬里狎樵漁。楊子淹投閣。鄒生惜

曳裾。但驚飛熠耀。不記改蟾蜍。烟雨封巫峽。江淮略孟諸。

湯池雖險固。遠海尚填淤。努力輸肝膽。休煩獨起予。

南征久客。西侯別君。西侯。秋日也。鳧。鳥。因歲滿而歸。薛明府辭滿也。鴈書逢秋而到。奉薛尚書頌德。敘懷之作也。今且荆門。畱美化。石首也。姜被慰離懷。歸見尚書也。六句點題完。昔因吐番和親。尚書出使。此時已報國垂名矣。今明府連枝不日並茂。而尚書入座。幾時復用耶。下俱序尚書。蓋不特和親一事也。又以妖星既見。法網復疎。以致祿山之亂。天地丘墟。宮殿焚蕩。羽檄四飛。倉儲盡失。玄宗避亂入蜀。肅宗竭力

求賢。公時唱定亂之謀。勢已協于蕭相。才不止于范睢。于是祿山敗。而尸填太行。血走浚儀也。且澄口之師。仍會函關之忿。已舒天文。反正乘輿歸京。賞從臣而公已峨冕。揚殊恩而公入直廬矣。然公豈止功高衛霍。而且詩接應徐也。一段尚書。今明府奏績入朝。已見鳳皇來集。追攀者眾。絕無狙詐之人。與尚書同朝。則宋玉為雙。決策則穰苴已兩。四句明府。我則雖承鑒賞。方在荷鋤。向者已披新作。今復重此吹噓。歎我白頭之彫喪。望爾青雲之卷舒而已。但我之憶

爾朝廷之上。經綸固不易。出使之事。跋涉得無勞乎。
 爾如念我。應訝我湖橘自斃。野蔬自占。而不知十年
 臥病。故萬里不歸也。夫楊子淹投閣。未到朝廷。鄒生
 惜曳裾。不趨幕府。而十年之中。空惜流年。不記歲月
 矣。今則歸矣。從夔州而下。辭巫峽。至荊州。復當泝江
 淮。略孟諸。以歸長安也。一段自序。并懷薛尚書。又囑
 之日。長安金湯之地。雖云險固。而河北遼海之地。尚
 未歸朝。還當努力盡忠。無煩作詩相寄也。

哭李尚書之芳

漳濱與蒿里。逝水竟同年。欲挂雷徐劍。猶迴憶戴船。相知
 成白首。此別間黃泉。風雨嗟何及。江湖涕泫然。脩文將管
 輅。奉使失張騫。史閣行人在。詩家秀句傳。客亭鞍馬絕。旅
 櫬網蟲懸。復塊昭丘遠。歸魂素滻偏。樵蘇封墓地。喉舌罷
 朝天。秋色彫春草。王孫若箇邊。

生竄漳濱。死歌蒿里。年華逝水。不可復得矣。故既哀
 其死。欲挂雷徐之劍。猶若其生。而迴訪戴之船也。蓋
 相知已。至白首。此別乃間黃泉。風雨聯牀。嗟何及矣。
 江湖之外。又哭爾乎。雖地下脩文。或同管輅。而朝廷

奉使已失張騫李曾使吐番也史筆記行人之辭頂
奉使詩家傳佳句之秀頂脩文乃客亭過訪從此鞍
馬絕踪旅觀孤懸當使網蟲懸徧矣然死喪招復雖
非舊鄉而魂魄有知應歸故里也即使得歸止有樵
蘇封塋已無喉舌朝天矣點尚書因歎春草已彫王
孫何處乎點李姓

重題公歷禮部尚書
薨于太子賓客

涕灑不能收。哭君餘白頭。兒童相顧盡。宇宙此生浮。江雨
銘旌溼。湖風井逕秋。還瞻魏太子。賓客減應劉。

灑涕而不能收。一句卽是重哭。哭君者止存此白頭
之老也。兒童之交相顧已盡。因歎宇宙之內。此生亦
浮寄耳。下承哭君句。銘旌而霑江雨。井逕而值秋風。
非故鄉也。今應劉既死。輔弼又何人乎。點父子賓客。

獨坐

悲秋回白首。倚杖背孤城。江斂洲渚出。天虛風物清。滄溟
恨衰謝。朱紱負平生。仰羨黃昏鳥。投林羽翮輕。

悲秋而空回白首。故倚杖而獨背孤城也。二句獨坐
秋江波落。則洲渚露。秋天空曠。則風物清。二句獨坐。

之景滄溟欲去。恨力已衰。朱紱雖存。此志未遂。所以欲歸不得。羨歸鳥之投林耳。四句獨坐之懷。

哭李常侍嶧二首

一代風流盡。脩文地下深。斯人不重見。將老失知音。短日行梅嶺。寒山落桂林。長安若箇畔。猶想映貂金。

自君之亾。一代風流盡矣。卽脩文地下。亦何考乎。故斯人不能重見。恨將老而失知音也。想其短日而方行于梅嶺寒山。而沮落于桂林。長安何人尚想其稱貂金之服乎。貂金常侍之服。李常侍死于桂林。長安

猶未之知也。

青瑣陪雙入。銅梁阻一辭。風塵逢我地。江漢哭君時。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詩。發揮王子表。不愧使臣詞。

昔日同在省中。我陪其雙入。今日近在銅梁。而未能一辭。李亦嘗爲拾遺也。銅梁蜀地。乃方風塵逢我之地。竟爲江漢哭君之時。惟有尋書札。檢贈詩。以寄悲懷而已。然君之功業。自在史臣。他日王子表中。發揮其事。應不愧耳。李宗室也。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

漢主追韓信。蒼生起謝安。吾徒自飄泊。世事各艱難。逆旅招邀近。他鄉意緒寬。不才甘朽質。高臥豈泥蟠。

漢主復追韓信。蒼生屬意謝安。君終內名也。二句王使君若吾徒自致漂泊之苦。然世事同在艱難之時也。二句言懷逆旅之中。遂蒙招致。使他鄉之感。得以少寬。二句招宴。因歎不才自甘衰朽。亦抱病高臥耳。豈賢者之泥蟠哉。

沈愛容霜鬢。畱歡卜夜闌。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戎馬今何地。鄉園獨在山。江湖墮清月。酌酹任扶還。

第二首方實寫宴。沈愛而容我霜鬢。畱歡而更卜夜闌。自吟詩以送老。不必人聽。相勸酒而開顏。少寬愁緒矣。乃酒後復念及避亂離居。今為何地。鄉關不見。獨在空山。亦何心飲酒乎。然且不必問也。直飲至江湖月落。酌酹扶還耳。挽畱歡句結。

久客

羈旅知交態。淹畱見俗情。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去國哀王粲。傷時哭賈生。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縱橫。

羈旅困而知交態。淹畱久而見俗情。是以衰容如此。

思之亦堪自笑。况世路惡薄。小吏能不相輕乎。乃知王粲多哀。止因去國。賈生痛哭。亦為傷時耳。又歎狐狸之類。如小吏也者。亦何足問。而亂之大者。豺虎正縱橫也。此詩因小吏而發。

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

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形骸元土木。舟楫復江湖。社稷纏妖氣。干戈送老儒。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雨洗平沙淨。天銜潤岸紆。鳴蜩隨汎梗。別燕赴秋菰。棲託難高臥。飢寒迫向隅。寂寥相煦沫。浩蕩報恩珠。溟漲鯨波動。衡陽雁

影。祖南征。問懸榻。東逝想乘桴。濫竊商歌動。時憂下泣誅。經過憶鄭驛。斟酌旅情孤。

自秦而蜀。自蜀而荆。飄泊久矣。今又出江陵。而徘徊岐路。進退茫然。不覺自憐自笑。日更欲投何處乎。而飄然去此都也。形骸既同土木。已無所用。舟楫又去江湖。將何為哉。蓋因社稷之危。尚纏妖氣而未散。干戈之亂。斷送老儒之一生矣。故百年已過。如同棄物。萬國何適。盡是窮途也。一段去江陵之懷。但見雨洗沙平。天銜岸潤。兩句江陵南浦之景。鳴蜩在岸。乃隨

泛梗而飄流。別燕辭巢空。赴秋菰而冷落。又何所依
 歸乎。二句秋景。自比。因歎欲謀棲托。故隊不能安。迫
 于飢寒。故去不能止耳。誰能于寂寞之時。少加煦沫。
 則我亦有報恩之日。此心未盡也。乃空泛于溟漲鯨
 波之中。而在于衡陽鴈影之外。南行而問懸榻何人。
 惟有東去而乘桴長逝耳。雖詩名濫竊。無柰遭別既
 多。雖經過而問鄭驛。子為我思之。旅情何如乎。不暇
 自哀。而反問之。傷人。其哀甚矣。未點寄鄭少尹。

杜詩論文五十一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 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代宗大曆三年冬公安

移居公安山館

南國晝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遠宿雲端。山鬼
 吹燈滅。麝人語夜闌。雞鳴問前館。世亂敢求安。

南國晝霧。地氣異也。北風正寒。天時冬也。路危而行

于木杪乃知身遠而宿于雲端矣。晝霧寒風。雲端木杪。空山夜中。一片幽陰氣象。故初睡而吹燈。如見山鬼之隱隱。乃睡復不著。又聽人語之星星。六句皆移居公安而道宿山館也。鷄鳴而起。再尋前宿。世亂如此。我何敢求安乎。

官亭夕坐戲簡顏十少府

南國調寒杵。西江浸日車。客愁連蟋蟀。亭古帶蒹葭。不返青綵。虛燒夜燭花。老翁須地主。細細酌流霞。

南國寒砧。天晚矣。西江浸日。日落矣。二句夕客况與

蟋蟀同愁。一句坐亭古與蒹葭相映。一句官亭下簡顏少府。君既去而絲鞵不返。我獨坐而夜燭空燒。老翁須地主之相歡。共流霞之細酌耳。地主即顏少府。公安尉也。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

神仙中人不易得。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君不見西漢杜陵老。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為君掃。是日霜風凍七澤。烏鸞落照街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感君意氣無所惜。

一為歌行歌主客

神仙中人原非易得。今顏氏之子孤標出羣。神仙中人也。如天馬之駿。正待駕馭。秋鷹之俊。直上雲霄。正見才孤標也。四句顏少府漂寓此地者。則有顧文學。有杜陵老。詩家筆勢。君不棄嫌。頂杜陵老。故詞翰升堂。為君揮掃。頂顧文學。四句作歌。請顧八題壁。因言風霜凍七澤。天正寒。落照下赤壁。日既晚。二句點時與地。而酒酣耳熱。衰老頓忘者。感君意氣。不敢自愛。故作歌以美主客。主顏少府。客顧文學也。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

鈞

衛侯不易得。余病汝知之。雅量涵高遠。清襟照等彝。平生感意氣。少小愛文辭。河海由來合。風雲若有期。形容勞宇宙。質朴謝軒墀。自古幽人泣。流年壯士悲。水烟通徑草。秋露接園葵。入邑豺狼鬪。傷弓鳥雀飢。白頭供宴語。烏几伴棲遲。交態遭輕薄。今朝豁所思。

衛侯既不易得。吾病獨汝知之。下言不易得。雅量則無所不滿。清襟則同儕盡服。平生既感其意氣。自小便愛其文辭矣。河海之氣。從來相合。風雲之會。自當

有期也。下承余病汝知形容之老。因道路之勞質朴之姿。非朝廷之器。幽人同往古之悲。壯士感流年之謝。此地但水烟徑草。道路凄迷。秋露園葵。田園蕪沒。惟有豺狼猶鬪。烏雀空飢而已。是以白首空陪。宴笑烏几。止伴栖遲。蓋世路交態輕薄。堪傷。乃今遇爾。則所思得豁矣。挽至衛侯結。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逍遙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此筵。念我能書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古往

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烟。

韋夏為逍遙公。其後人多賢者。今復有爾乎。所以送行而惜此離筵也。念我而遣書相慰。已足感矣。將詩而不必廣傳。爾其慎之。蓋時危而黃塵兵甲。故韜晦為宜。承將詩句。日短而白髮江湖。故旅懷益慰。承念我句。然古今每多傷感。但于風烟之中。各為分手。蓋堪勝斷耳。二句承送爾句。

贈虞十五司馬

遠師虞秘監

世南

喜識玄孫形象丹青。遍家聲氣字存。

杜詩論文

淒涼憐筆勢浩蕩問辭源爽氣金天豁清談玉露繁佇鳴
南嶽屨欲化北溟鯤交態知浮俗儒流不異門過逢連客
位日夜倒芳樽沙岸風吹葉雲江月上軒百年嗟已半四
座敢辭喧書籍終相與青山隔故園

我昔遠師秘監今喜識其玄孫矣形貌與畫像逼真
家聲于氣宇可卜是以世業淒涼憐筆法之未墜才
華浩渺知辭采之源流是以爽氣如秋清談若露將
立見其風鳴而鯨化矣一段美虞泛然交態雖為浮
俗與子同為儒者原不異門故過逢則客位相聯日

夜而芳樽共倒即當沙岸風狂直至華軒月上而興
猶未盡也蓋因百年已半去日苦多則歡樂豈得辭
乎然不止盃酒共歡還當書籍相與乃酒酣而忽思
故園遠隔又何以為心哉

公安縣懷古

野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寒天催日短風浪與雲平灑落
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

野曠而知呂蒙營地江深而為劉備舊城但見其寒
而短日易落頂野曠風急而浪與雲平頂江深四句

公安縣因思當日灑落而結君臣之契。劉備也。飛騰而成戰伐之名。呂蒙也。于此維舟。故不覺興懷。長弔耳。四句懷古。

呀鵲行

病鵲孤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衰柳。清秋落日已側身。過鴈歸鴉錯迴首。緊腦雄姿迷所向。疎翮稀毛不可壯。疆神逃復皂鵝前。俊才早在蒼鷹上。風濤颯颯寒山陰。熊羆欲螫龍蛇深。念爾此時有一擲。失聲濺血非其心。

鵲病孤飛而獨宿衰柳。則為世眼之所輕。可知矣。故

當清秋落日之時。側身隱處也。如此則過鴈歸鴉。何必驚乎。吾觀其緊腦雄姿。猶如是也。乃所向皆逃。而疎翮稀毛。不能復壯矣。然其神之強。則在皂鵝之前。才之俊。則在蒼鷹之上。何以至此乎。止因江冷而龍蛇。溪山陰而熊羆。螫正萬物苦困之時。爾此時飛擲。必致失聲濺血。豈爾心之所安乎。故忍飢匿影。自甘于病而已。通首自喻。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

正解柴桑纜。仍看蜀道行。檣烏相背發。塞鴈一行鳴。南紀

止詩論文

連銅柱西江接錦城。憑將百錢卜。飄泊問君平。

我方欲解柴桑之纜。下沔鄂也。又看爾為蜀道之行。乎。送李入蜀也。所以一南一北。已見檣鳥之相背。而為兄為弟。反美塞鴈之成行。點明弟字。南紀之地。遠連銅柱。沔鄂也。西江之路。直接錦城。入蜀也。蜀有君平之卜。為我問之。漂泊幾時而定乎。

北風

北風破南窗。朱鳳日威垂。洞庭秋欲雪。鴻鴈將安歸。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烟稀。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

北風。寒風。而直至南極。南極不能耐寒。故朱鳳日覺威垂也。况洞庭將雪。即鴻雁之小。亦不能安栖矣。四句。比此以干戈未休。殺氣既盛。人烟既少。和氣已無。因致此異耳。吾慕漢初。皓天下既定。尚不肯仕。而我乃栖栖亂離乎。

憶昔行

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辛勤不見華。蓋君良。岑青輝慘么麼。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回頭五步坐。秋山眼冷魂未歸。仙賞心違淚交墮。弟子誰依白茅室。盧老獨

啟青銅鎖巾拂香餘搗藥塵階除灰死燒丹火玄圃滄洲
 莽空濶金節羽衣飄婀娜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
 不可松風澗水聲合時青兕黃熊啼向我徒然吞嗟撫遺
 跡至今夢想仍猶左秘訣隱文須面教晚歲何功使願果
 更討衡陽董鍊師南游早鼓瀟湘棹

憶昔北尋小有洞天歷洪河越怒濤可謂辛勤矣欲
 謁華蓋君而不可見而長岑慘澹妖魅橫行是以空
 山無人欲行復懶看山既冷而竟消求仙未遂而淚
 落也一段入山夫華蓋君既去君之弟子獨有盧老

者啟關延客但見遺物尚存階除冷落元圃滄洲既
 眇遠難尋金節羽衣復飄遙于何處乎然仙人行跡
 終不可測于此餘霞落照之中倏忽東西無所不可
 焉知不在此耶而我不可得見惟聽松風澗水兕吼
 熊啼空山不可久留矣一段山中自此徒見遺跡至
 今夢想終不可遇夫隱文內訣必須面教今歲月已
 晚何時得遂此願乎然華蓋君不可見誰任尋董先
 生耳董在瀟湘之間即當放舟南游矣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悴。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
 開元中韓蔡同最。曩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御札早流
 傳揄揚非造次。明皇師韓擇木嘗於彩
 殿上八分書賜張說三人並入直恩澤
 各不二顧于韓蔡內辨眼工小字分日示諸王鈎深法更
 秘文學與我游蕭疎外聲利追隨二十載浩蕩長安醉高
 歌卿相宅文翰飛省寺視我楊馬間白首不相棄驛驪入
 窮巷必脫黃金轡一論朋友難遲暮敢失墜古來事反覆
 相見橫涕泗嚮者玉珂人誰是青雲器才盡傷形體病渴
 汚官位故舊獨依然危時話顛躓我甘多病老子負憂世

志何為困衣食顏色少稱遂遠作苦辛行順從衆多意舟
 楫無根蒂蛟鼉好為祟况兼水賊繁特戒風颺駛崩騰戎
 馬險往往殺長吏子干東諸侯勤勉防縱恣邦以民為本
 魚飢費香餌請哀瘡疾淡告詭皇華使使臣精所擇進德
 知歷試惻隱誅求情回應賢愚異烈士惡苟得俊傑思自
 致贈子猛虎行出郊載酸鼻

自中郎石經之後八分已無人矣。顧侯獨運爐錘筆
 力盡美無有餘地也。四句總起下乃細序昔開元時
 韓擇木蔡有鄰以八分著名碑板之中二人並列最

龜碑上獸也。蓋因玄宗自能八分數子應時而出也。夫御札流傳人間人所共見則鑿賞不謬矣。所以三人入直思澤不二而顧于韓蔡之內則一見可辨。而其所工者尤小字也。前以三人並序此則推倒韓蔡歸美于顧。主客之例也。玄宗愛之甚故令分日以教諸王而其鈎深之法尤秘而不傳也。一段開元事文學與我意思瀟洒不入聲利之場故追隨廿年長安同醉或縱高歌于豪家或飛文翰于省寺而顧復以楊馬見推白首如故然所遇不通如驕驕入窮巷之中必當頓轡也。又念友朋甚難暮年未敢失墜而事變反覆相見涕流因歷數向來達官貴人誰是青雲之器乎。我才盡而空自傷抱病而乘虛位故故舊相逢感時危語顛沛何以爲懷哉。一段自序我則已矣。子負憂世之志何爲困于衣食而醜顏遠行隨俗依遲泛舟漂泊而道路之間蛟鼉盜賊橫行出沒可不慎乎。况兵革險阻每役長吏子欲于東諸侯所云危邦不入幸防其縱恣也。一段告顧又言那以民爲本譬之魚飢則香餌益費民窮則盜賊益多國家費用

公安五十一

益甚。還當哀此窮民。以救亂本。此情不能徑達朝廷。當訴之採風之使。使臣又未必赤心為國。還當歷試精選。庶民隱得以上達耳。蓋惻隱之心。賢者有之。愚者則否也。一段時事。總結言。烈士惡于苟得。俊傑必思自致。贈于猛虎行。古所云。渴不飲盜泉。熱不息惡木者。不為子流涕耶。此時蜀亂。故戒其失身也。

留別公安太易沙門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休上人。數問舟航留製作。長開篋笥擬心神。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先踏

鑪峰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

大易謀隱。欲就慧遠。我逢麗藻。如見湯休。休善詩。比大易也。數訪我于舟航。曾留製作。我則長開笥篋。欲擬其句法也。此時村雪猶凍。江梅已開。子且行矣。如至廬山。當于鑪峰之畔。先置蘭若。以待子耳。

曉發公安數月憩息此縣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鄰雞野哭如昨日。物色生熊能幾時。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出門轉眄已陳迹。藥餌扶吾隨所之。

北城繫柝已罷。而東方明星又出矣。聽鄰雞之鳴。猶如昨日。而星明柝歇。又是今朝。則物色生態。能有幾時耶。正見數月之易過也。我乃勞勞道塗。又將遠去。江湖浪蕩。並無預期。故出門之後。轉盼已成陳迹。應前二句。且將藥餌相扶。隨其所之而已。應舟楫二句。

歲晏行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雲中。漁父天寒網罟凍。莫徠射鴈鳴。桑弓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柚茅茨空。楚人重魚不重鳥。汝休枉

殺南飛鴻。况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鉛錫和青銅。刻泥為之最易得。好惡不合長相蒙。萬國城頭吹畫角。此曲哀怨何時終。

歲暮而多北風。風則雲霾。故瀟湘洞庭。俱在白雲中也。漁人凍網。無所得魚。而莫徠鳴弓。猶得射鴈耳。四句。即所見。以起興。因憶去年米貴而闕餉。今年米賤而傷農。而達官但知肉食。孰問民間之空乏耶。此輩。即漁父莫徠農夫也。又歎莫徠雖能射雁。而楚人不重食鳥。即射者亦何用乎。目前困苦如此。况聞處處

鬻男賣女。割慈忍愛。以還國課。而錢法又賤。私鑄復多。好者惡者。一槩行使。故米益賤。民益難也。乃兵戈未息。萬國皆然。聽鳴鳴。何時而已耶。

發劉郎浦

挂帆早發劉郎浦。疾風颯颯昏亭午。舟中無日不沙塵。岸上空村盡豺虎。十日北風風未迴。客行歲晚尤相催。白頭厭畔漁人宿。黃帽青鞋歸去來。

掛帆早發。直至亭午。而風霾未開。蓋舟中日日皆然。而所過之處。岸上無非空村。更多盜賊。世亂不可悲。

即乃風已十日未轉。旅客之行。歲晚更促。蓋因厭處舟中。思歸尤切。苟得青鞋黃帽。逍遙故園足矣。

別董穎

窮冬急風水。逆浪開帆難。士子甘旨闕。不知道里寒。有求波樂土。南適小長安。別我舟楫去。覺君衣裳單。素聞趙公節。兼盡賓主歡。已結門廬望。無令霜雪殘。老夫纜亦解脫。粟朝未餐。飄蕩兵甲際。幾時懷抱寬。漢陽頗寧靜。峴首試考槃。當念著白帽。采薇青雲端。

窮冬而風水甚急。况逆流而上。豈不難乎。士子止因

甘旨之闕。故不問道路之寒。而有求于人。南適鄧州也。乃于別君之頃。憫君衣單。又為之惻然者。夫甘旨既闕。豈有裘馬翩然乎。鄧州之守。則趙公也。素聞其禮賢下士。則賓主盡歡。亦可必矣。早當有以慰倚廬之望。無令其霜雪之年。又加摧殘也。應甘旨闕句。一段別董爾行之後。我亦行矣。蓋因脫粟無謀。而兵戈飄蕩也。如此。則何時懷抱得寬乎。我則往漢陽耳。苟得地方寧靜。而卜居峴山。白帽采薇。以終此身足矣。河途所經。當試問之也。

幽人

孤雲亦群遊。神物有所歸。靈鳳在赤霄。何當一來儀。往與惠詢輩。中年滄洲期。天高無消息。棄我忽若遺。內懼非道流。幽人見瑕症。洪濤隱語笑。鼓枻蓬萊池。崔嵬扶桑日。照耀珊瑚枝。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巖漱元和津。所思烟霞微。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五湖復浩蕩。歲暮有餘悲。

孤雲在天。隨風往來。原無成心。乃孤雲有時群游。比世外之人。亦有朋好之樂。然神物原不世出一現。即隱比幽人。世外不可再見也。下靈鳳。即神物也。一入

霄漢何時復來儀耶一段比興往昔與惠詢輩約滄
洲之期此時止中年耳乃天長信斷弃我若遺何哉
內俱無神仙之骨故幽人已見其瑕疵而相棄耶吾
想其洪濤之中攜手笑語蓬萊之地往來鼓枻其中
扶桑日出照耀珊瑚從此倚翠蓋朝東皇漱和津上
烟霞其樂如此何可得同耶一段序往事乃知至人
無名有名便爲物累如商山四皓爲人所知卽茹芝
亦不安矣我所以五湖漂泊歲暮銜哀也

